



One Hundred
Classic Works of the
World Literature

世界文学名著百部



在 人 间



大众文艺出版社



THE UNIVERSITY
OF CHINA PRESS
Beijing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CHINA FEDERATION OF LITERATURE AND ART CIRCLES

在人间

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在 人 间

〔苏联〕高尔基 著
晓 冬 译

大 众 文 艺 出 版 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在人间 / (苏) 高尔基 (Gorkg, M.) 著; 晓冬译. - 北京:
大众文艺出版社, 1999. 6

(世界文学名著百部)

ISBN 7-80094-714-9

I. 在… II. ①高… ②晓… III. 长篇小说-苏联-现代
IV. I5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1999) 第 15147 号

大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朝阳区潘家园东里 21 号 100021)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北京华龙印刷厂印刷

* * 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1.5 字数 276 千字

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300



我来到人间，在城里的大街上一间“时式鞋店”里做学徒。

我的老板是一个矮胖子，他栗色的脸是粗糙的，牙齿是青绿色的，潮湿的眼睛长满眼屎。我感觉他像是瞎子，为了验证这一点，我就扮起鬼脸来。

“别做怪相，”他小声严厉地说。

这双浑浊的眼睛瞧得我很不自在；我不信这种眼睛会看得见，或许他只是猜我在扮鬼脸吧。

“我说了，别做怪相，”他更小声地，厚嘴唇几乎不动地说。

“别挠手，”他朝着我干巴巴地唠叨道。“记住，你是在城里大街上头等铺子里做工！当学徒，就得像雕像一样站在门口……”

我不知什么叫雕像，并且也不能不挠手。我的两条胳膊，到臂肘为止都是红瘢和脓疮，疥癣虫在里面咬得我难忍。

“你在家做什么？”老板认真查看我的胳膊，问。

我告诉他时，他晃悠着盖满花白头发的圆脑袋，叫人为难地说：

“捡破烂儿，这比讨饭还糟；比偷东西还差。”

我不无得意地说：

“我也偷过东西。”

于是，他把两只跟猫爪一样的手支在帐桌上，惊奇地眨着瞎子似的眼盯着我，小声嘶哑地说：

“怎么，你还偷过东西？”

我把事情的缘由告诉了他。

“唔，那倒是小事。可你假如在我铺子里偷鞋、偷钱，我会把你关进牢里，一直到你长大……”

他说这话时，语气很平和，但我却吓坏了，更厌烦他了。

铺子里除了老板外，还有亚科夫的儿子，我的表兄萨沙和一个红脸大伙计，他这人挺机灵，会纠缠人。萨沙穿着红褐色的长礼服、衬胸、散腿裤，系着领带。他很骄傲，不把我放在眼里。

外祖父领我去见老板时，托萨沙照顾我，教我。萨沙神气活现地把眉头一皱，警告说：

“那要叫他听我的话。”

外祖父把手放在我头上，压弯了我的脖子：

“你要听萨沙的话，他年岁比你大，职位也比你高……”

萨沙就瞪出眼珠向我吩咐：

“你可别忘记外公的话！”

于是，从第一天起，他就趁机摆起老资格来。

“卡希林，别老瞪着眼！”老板这样说他。

“我，我没有，东家，”萨沙垂下头答了一声；可老板还是唠叨不停。

“别老沉着脸，顾客会认为你是头山羊的……”

大伙计满脸堆笑，老板难看地撇着嘴，萨沙红着脸藏到柜台后面去了。

我不喜欢这些交谈，里面好多话我听不懂，有时觉得他们好像在讲外国话。

每逢女顾客进门时，老板便从衣袋里拿出一只手，摸摸髭须，满脸堆起甜蜜的微笑，显出无数的皱纹，但那对瞎子似的眼睛却没有丝毫变化。大伙计直起身，两个胳膊肘抵住腰部，手掌恭敬地摊在空中。萨沙胆怯地眨眼睛，竭力想掩盖凸出的眼珠。我立在铺子门口，偷偷地抓挠着手，用心观察他们做买卖的规矩。

大伙计跪在女顾客跟前，奇妙地张开手指测鞋子的尺寸。他两手直抖，小心翼翼地触着女人的脚，似乎害怕把脚碰坏了，其实这女客脚很肥，象一只倒放的溜肩膀的瓶子。

有一次，一位太太晃动脚，缩着身子说：

“哎哟，你弄得我好痒啊……”

这个，是我们礼貌……”大伙计赶忙热心地解释。

他那纠缠女客的样子实在可笑，为了免得笑出声来，我把脸转过去冲着玻璃门，可我总忍不住要看看他们做买卖的情形，因为大伙计那种动作特别叫我笑得可笑，同时又觉得我一辈子也学不会那样有礼貌地张开手指，那样灵活地给生人穿鞋子。

老板经常躲在柜台后面的帐房里，同时也把萨沙唤进去，留下大伙计一人跟女客周旋。有一次，他摸了摸一位棕色头发的女顾客脚，随后把自己的拇指、食指和中指捏成一撮，吻了吻。

“哎哟！”女人喊了一声。“你这个顽皮鬼！”

他鼓起腮费力地说：

“啧啧……啧啧。”

这时，我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，我怕笑得站不住，手抓

住门把，门被推开了，脑袋磕到玻璃门上，撞坏了一块玻璃。大伙计冲我跺脚，老板用戴着大金戒指的手指砸我的头，萨沙要拧我的耳朵。傍晚回家的路上，萨沙恶狠狠地说我：

“你这么胡闹，人家会把 you 赶走的！这有什么可笑的？”

他又解释道，大伙计博得太太们的欢心，买卖就会兴旺起来。

“太太们为了看讨人喜欢的伙计，就是不要鞋子也会特意跑来买一双。可你，就是不明白！让人替你操心……”

我觉得委屈，谁也没替我操心，特别是他。

每天清晨，病怏怏，总发脾气的厨娘，老是比较萨沙早一个钟头把我叫起来。我得擦好老板一家人、大伙计和萨沙的皮鞋，洗好他们的衣服，烧好茶饮，给所有的炉子预备好木柴，把午饭用的饭盒刷干净。一到铺子里，就是扫地，掸灰尘，准备茶水，向买主家送货，而后再回老板家拿午饭。这时，我那站铺门口的差事，就由萨沙替代。他觉得干这事有失他的体面，就骂我：

“懒家伙，让别人为你做事……”

我觉得苦闷，寂寞。我习惯了自由自在的生活，从早到晚，呆在库纳维诺区的砂土路上，在污浊的奥卡河边，在旷野和森林中。可这里没有外祖母，没有小朋友，没有可以交谈的人，可生活又向我展开了它全部丑恶和虚伪的内幕，令我愤恨。

有时，女顾客什么也没买就走了，那时他们三个就觉得受了侮辱。老板把甜密的微笑收起来，吩咐萨沙说：

“卡希林，把货物收起来！”

跟着就骂人：

“呸！连猪也爬进来啦！蠢婆娘，留在自己家里闷得慌

啦，到人家铺子里来闲逛。要是我老婆，我可叫你……”

他老婆是个黑眼睛，大鼻子，又瘦又干瘪的女人，时常跺着脚骂他，像对待奴仆一样。

经常这样，他们见到熟识的女客就殷勤地鞠躬，说奉承话，送走她们之后，就不干不净地讲起这女人的坏话来。那时，我真想跑到街上追上那个女客，把他们背地说的话告诉她。

当然，我知道世上的人，相互都在背后说坏话，但这三个家伙议论人时极为令人气愤，似乎有谁承认他们是最了不起的人物，委派他们来审判全世界一样。他们老是妒嫉人，从不夸奖任何人，不论对谁，他们都知道一点什么缺点。

一次，一位年轻女人走进铺子里，她的面颊绯红，两眼闪闪发光，她披着黑皮领子的天鹅绒大氅，脸像一朵鲜花露在毛皮领子上。她脱下外套，交给萨沙，显得更为漂亮。苗条的身材紧裹在碧灰色的绸衣中，两耳上的钻石亮得耀眼。她叫我想起绝代美人瓦西莉萨。我确认这女人肯定是省长夫人。他们必恭必敬地招待她，像在火面前那样哈着腰，奉承话不绝于口。三个人像妖魔一样，满铺子跑来跑去，他们的影子映在橱窗玻璃上，好象四边的东西都着了火，在逐渐消失，眼看就要变成另外一个样子，另外一种形状。

她飞快挑选了一双昂贵的皮鞋，走了。老板咂着嘴吹出哨声：

“母——狗……”

“干脆说，是个女戏子！”大伙计轻视地说。

于是，他们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这位太太的好些情人和她的奢侈的生活。

午饭后，老板在铺子后边屋里睡觉，我打开他的金表，在机件上滴了一滴醋。我很痛快，看见他醒后拿着表走进铺

子来，慌慌张张地说：

“怎么回事？表突然发汗了！从来没见过表会发汗！莫不要出什么灾祸？”

尽管铺子和家里的事叫我忙得不可开交，可我似乎还是陷进一种百无聊赖地烦恼中。因而，我时常想，非干出一件什么事来，才能让他们把我赶出铺子呢？

满身雪花的行路人，默默地从铺门前经过，让人觉得他们似乎是送葬到墓地去，由于耽搁了时间，忙着去追赶棺材一样。马慢吞吞地拖着车子，很费力地越过雪堆。铺子后面教堂的钟楼上，每天钟声凄惨地响着——是大斋期了。钟声一下一下像枕头撞着人的脑袋，不觉得痛，可叫人麻木和发聋。

有一天，我正在铺子前的院子里，整理刚送到的货箱。这时教堂看门的那个歪肩膀老头儿走到我的面前。他软得像布片做的一样，穿着像被狗咬碎了的烂衣服。

“好小子，为我偷一双套鞋好吗？”他对我说。

我没有吭声。他在空箱子上坐下，打着呵欠，在嘴上画十字，又说了一次：

“你为我偷一双如何？”

“不能偷！”我冲他说。

“可有人偷呀，赏我老头几个面子吧！”

他和我周围的人不一样，惹人喜欢。我发觉他很相信我乐意为他偷，于是我答应从通风窗塞给他一双套鞋。

“那好，”他并不露出高兴，平静地说。“不骗人吗？嗯，嗯，我看出来了，你不骗人……”

老头儿沉默地坐了一阵，用长靴底踏着肮脏的泥雪，用土烧的烟斗抽着烟。忽然，他就威吓我说：

“要是我骗你呢？我取了这双套鞋到你的老板那儿，说

是花半个卢布从你那儿买的，那怎么办？这双套鞋值两个多卢布，可你只卖半卢布！说你去买好吃的了，那你如何办？”

我发呆地瞧着他，似乎他已照他所说的做了。可他却依旧望着自己的长靴，吐着青烟，悄悄地接着用鼻音说：

“比如说吧，要是我本来受了你老板的吩咐：‘你给我探一探那小子，他会不会做贼？’那怎么办？”

“我不给你套鞋，”我气愤地说。

“现在你已经不能不给了，因为你已经许诺了！”

他握住我的手，把我扯到他身边，用冰凉的指头敲打我的脑门，懒懒地说：

“你怎么轻易就说：‘喂，拿去吧?!’”

“是你叫我这么做的。”

“我要求的多着呢！我叫你去打劫教堂，如何，你干吗？莫非可以相信别人？哎，你这傻小子……”

说完，他把我推开，站起身来：

“我不要偷来的套鞋，我又不是阔佬，不用穿套鞋，我只是和你开个玩笑……你很老实，到了复活节，我让你到钟楼上去撞撞钟，看看街景……”

“全城我都熟悉。”

“站在钟楼上，那可漂亮多了……”

他用鞋尖踩着雪地，慢慢地走到教堂拐角后边去了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暗自担忧，忐忑不安地想：那老头儿真的只是开玩笑，还是老板叫他来试探我呢？我不敢走进铺子去。

萨沙冲进院子，大声叫道：

“你在搞什么鬼？”

我恼了，举起钳子向他一挥。

我知道他跟大伙计时常偷老板的东西，他们把一双皮鞋或者便鞋塞在炉炕的烟囱里，等离开铺子时，就往外套袖子

里一塞。我厌恶这种事，也有点怕。我还记着老板的威吓。

“你偷东西吗？”我问萨沙。

“不是我，是大伙计，”他庄重地声明。“我只是帮他忙，他说：你得帮忙！我只好顺从，否则，他会给我使坏的。老板！他自己也是伙计出身，他什么都知道。但你可别乱说！”

他边说边照镜子，学着大伙计的派头，不自然地伸出指头整理领带。他在我跟前老是摆架子，耍威风，喝斥我。当他吩咐我时，总伸出一只手做推开的姿势。我个儿比他高，气力比他大，可削瘦，笨拙。他却丰润、柔软、油光满面。他穿起长礼服、撒腿裤，在我看来挺有气派、很威风，可给人一种滑稽可笑的感觉。他很讨厌厨娘，厨娘的确是个怪娘们，弄不清她是好人还是坏人。

“世上的事情，我最喜欢打架，”她圆瞪着黑亮、火热的眼睛说，“不论什么样的打架，我都认为好，鸡斗、狗咬、汉子们斗殴，我都觉得好！”

遇到公鸡、鸽子在院里斗架，她就放下手上的活计，倚在窗口，专注地直看到斗完为止。她每天晚上对我和萨沙说：

“你们这帮小子，闲坐着多没劲，打打架多好呀！”

萨沙气愤地说：

“傻婆娘，谁告诉你我是小子？！我是二伙计啦！”

“我可不这么看，在我眼里，没有娶老婆的都是小子！”

“傻婆娘，傻瓜……”

“魔鬼倒聪明，但上帝不喜欢他。”

她的谚语尤其使萨沙气恼。他就有意刺激她，但她轻视地瞟了他一眼说：

“哼，你这个蟑螂，简直是老天瞎了眼，错生了你！”

萨沙时常教唆我，叫我趁她睡着时，往她脸上抹点鞋油

或煤烟，或在她枕头上插一些针，或用别的方法和她“开玩笑”，可我害怕她。她睡得不死，时常醒过来。她一醒就点上灯，坐在床上，呆愣愣地盯着墙角。有时，她绕过炉炕走到我身旁，把我唤醒，哑着嗓子说：

“列克谢伊卡，我有点怕，睡不着，你跟我聊天吧！”

我迷糊地跟他说了些什么，她悄悄坐着，晃动着身体。我发觉从她那热呼呼的身上散出一种白蜡和神香的气息。我想，这女人快死了，说不定立刻会倒在地板上死掉。我心里害怕，就提高了嗓门说话，她挡住我说：

“小点声！要是坏蛋们醒了，他们会把你当成我的情人呢……”

她坐在我身旁，老保持着一个姿态：躬着背，两手放在膝头中央，用干瘦的腿骨夹住。她胸脯平坦，就是穿着厚厚的麻布衫，也可以看出一根根的肋骨，像干透了的水桶上的箍子。她沉默了许久，又忽然小声地说讲起来：

“我还是死了算啦，活着也是受罪……”

或者，似乎在问谁：

“这可活到头了，唔，是吗？”

“睡吧！”不等我说完，她就打断我的话，板起腰，灰色的身影，悄悄地在厨房的黑暗中消失了。

“妖婆！”萨沙在背地这样喊她。

我就挑逗他：

“你当着面这样叫她一声！”

“你以为我怕她吗？”

可他马上皱了皱眉，说道：

“不，我不当面叫，说不定她真是一个妖婆……”

厨娘看不起任何人，看见谁都生气，对我也毫不客气，每天早晨一到六点钟，就扯我的大腿，叫道：

“别贪睡！快去搬柴！烧茶炊，削土豆！……”

萨沙醒了，气愤地说：

“你吵什么，叫人不得好睡，我告诉老板去……”

她那干瘦地皮包骨的身子，匆匆忙忙地在厨房里跑来跑去，一对睡眠不足的红肿眼睛冲萨沙瞪着：

“哼，老天爷瞎了眼，错生了你！我要是你后妈，我就揪光你的头发。”

“这该死的家伙”，萨沙骂了一声，并在去铺子的路上对我小声说：“一定得想法把她轰走。对了，在所有的菜里都悄悄放上一大把盐——假如所有菜都咸得要命，她就得滚蛋。再不，就浇上点煤油，你干嘛发呆啊？”

“你干嘛不干？”

他气恼地哼了一声；

“胆小鬼！”

厨娘的死我们都瞧见了。她弯下腰去端茶炊，忽然倒在地上，似乎被谁当胸推了一把，就那样无声地斜身栽倒，两条胳膊向前伸着，口里流血。

我们俩马上就清楚她死了。可吓得直发呆，长久地看着她，一句话也说不出。后来，萨沙从厨房里冲出去。我却不知怎么才好，把身子倚在窗边有亮光的地方。老板走进来，担心地蹲下，用指头摸摸她的脸，说：

“真的，死了……怎么回事呀？”

于是，他走到屋角上奇迹创造者尼古拉小圣像前，画了十字，祷告之后，在前室里吩咐我；

“卡希林，快去报告警察局！”

来了一个警察，在屋里绕了一圈，拿了一点小费，就走了。不一会儿又回来了，领着一个马车夫，他们一个抬头，一个抱脚把厨娘搬到街上去了。老板娘从前室里伸进头来吩

咐我：

“把地板擦净！”

可老板却说：

“幸亏她死在晚上！……”

我不懂：为什么死在晚上好。晚上睡觉时，萨沙从来没有那么温和地说：

“别熄灯！”

“你害怕？”

他用被子盖住胸袋，躺了很久不出声。夜很静，似乎在聆听着什么，期待着什么。我仿佛觉得。钟声马上会响起来，全城的人会乱跑、乱喊，乱作一团似的。

萨沙从被窝里伸出鼻子小声地说：

“到炉炕上一起睡好吗？”

“炉炕上太热！”

他停了一下，又说：

“她怎么一下子就死了？真没想到这妖婆……我睡不着……”

“我也睡不着。”

他开始讲起死人来，说死人怎么从坟墓中出来，在城里闲逛到半夜，找寻自己的故居和亲人所在的地方。

“死人只记得城市，”他悄声说。“可他记不清街道和房子……”

四周更加寂静，也似乎更加黑暗了。萨沙抬起脑袋问：

“想看看我的箱子吗？”

我很早就想看他的箱子里收藏的是什麼。平时他用锁锁上，每次开箱时，总是特别小心，要是我想看一下，他就粗鲁地问：

“你想干什么？啊？”

我表示同意后，他坐起来，并不下床，用吩咐口气叫我把箱子搬到床上，放在他脚前。钥匙跟护身的十字架一起拴在一根带子上，挂在他脖子上。她先往厨房暗角那边望一眼，神气活现地皱着眉头，把锁打开，吹了吹箱子盖，好像它很热似的，随后打开来，从里面拿出几套衬衣和衬裤。

半只箱子装满了药盒、各种颜色的包茶叶的商标纸、装皮鞋油的盒子和沙丁鱼罐头盒等等。

“这是什么呀？”

“你就会瞧见的……？”

他两腿夹牢箱子，弯腰趴在上面，悄悄地念道：

“愿上帝……”

我以为里面一定有玩具。我从没有过玩具，因而表面上虽然装作不希罕的样子，可瞧见人家有，还是不能不羡慕。像萨沙这么大的人还有玩具，我很兴奋，虽然他害臊藏起来，可我很理解这种害臊的心情。

打开第一个盒儿，他从里面取出一副眼镜框，架在鼻梁上，严肃地望着我说：

“没有镜片也没有关系，本来就是这种眼镜。”

“让我戴一戴！”

“你戴不合适，这是黑眼睛用的，你的眼睛是浅色的，”他解释着，装出老板的样子咳嗽一声，立刻就害怕地向厨房扫了一眼。

空鞋油盒里装满各种各样的扣子，他得意地向我说明：

“这都是从街上拾来的，自己拾的。已经攒了三十七颗了……”

第三个盒子里，也是从街上拾来的铜大头针、皮鞋后跟上磨损了铁掌、皮鞋和便鞋上破的和完整的扣子、铜的门把手、手杖上的破骨雕柄、一把姑娘用的梳子、一本叫《圆梦

与古卜》的书，还有许多别的同样价值的东西。

我捡破烂时，像这种不值钱的玩意儿，一个月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收集到十倍以上。萨沙的东西使我觉得失望、气恼，且可怜起他来。但他却一件一件地细细欣赏着，爱不释手地抚弄着，又庄重地撅起厚嘴唇，他那凸出的眼睛显露出深情和发愁的神气。他戴的那副眼镜，使这张孩子气的脸变成十分可笑的样子。

“你收藏这些干什么？”

他从眼镜框里朝我瞅了一眼，用清亮的童音问道：

“你常要我送你点什么吗？”

“不，我不要……”

显然，由于我的回绝和轻视他的宝贝他有点不高兴了。他停顿了一会，而后小声地和我商量：

“拿条手巾来，我得把所有东西全擦一擦，都蒙上灰尘啦……”

他把东西擦干净，放好之后，钻进被窝里，脸冲着墙。外面下雨了，雨点从屋顶上流下来，风不断地打着窗子。

萨沙没回过身向我说：

“等园子里干一干，我领你去看一件东西——一定叫你大吃一惊！”

我没出声，准备睡觉。

又过了一阵儿，他忽然跳起来，双手抓着墙，极为恳切地说：

“我害怕……主啊，我害怕！愿主怜悯！这是怎么回事呀？”

当时，我吓得说不出话来。我好像瞧见厨娘正靠在朝着院子的窗口，垂着头，额角靠玻璃上，背冲着我站在那儿，活像她生前瞧鸡打架的样子。